

• 青 岛 文 库 •

(日) 中村航 著 魏丽华 译

100回泣くと

100次哭泣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100回泣くこと

100次哭泣

(日) 中村航 著 魏丽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00 次哭泣 / (日) 中村航著 ; 魏丽华译 .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 2017.1
ISBN 978-7-5552-4986-3

I . ① 1… II . ① 中… ② 魏… III . ①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2018 号

100 KAI NAKU KOTO

by Kou NAKAMURA

©2007 Kou NAKA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9-154 号

书 名	100 次哭泣 (青鸟文库)
著 者	(日) 中村航
译 者	魏丽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成舜 霍芳芳
特约编辑	张姗姗
封面设计	毛 增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6.25
字 数	90 千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4986-3
定 价	20.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日本 / 文学 / 畅销

目录

- 第一章 狗和摩托 / 001
- 第二章 素描本 / 067
- 第三章 封闭的盒子 / 111
- 第四章 箱子里面 / 171

第一章 狗和摩托

1

妈妈从老家来电话说，狗狗不行了。

工作以后我就没回过老家，上次看到它已经是四年之前的事了。狗狗是我高中毕业那年春天捡回家的，算起来有8岁了，应该是“老龄”了，但我总觉得它离死亡还很远。

脑海中浮现出狗狗的模样：茶色的小母狗，全身覆盖着长长的毛，虽然并非纯种，但溜圆的脑门和黑幽幽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

妈妈在电话里慢慢地说着：

“上回就发作过一次的啊。”

妈妈又提起去年狗狗突发急病的事。

一天，狗狗的全身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地肿了起来。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第二天它就开始意识模糊，无法迈步了。上医院一查，BUN值（血尿素

氮与肌酐之比)超过了 170,属于重度肾功能不全。

医生说它能活着本身就是个奇迹,妈妈听得眼泪汪汪。狗狗闭着眼睛躺在诊疗台上。为了减轻它身体的水肿,给它喝了利尿剂,但却毫不见效。

狗狗就这样住院了,每天躺在属于它的小小的房间里打着点滴。透过圆形的窗户,依稀能看见它微微起伏的白色腹部,勉强表明它仍然活着。

一天一天过去了,狗狗没有任何好转,身上插着输液管,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间小小的房间里。

“那天你爸也在,应该是礼拜三吧!”

妈妈一边回忆一边说。

妈妈说的是,住院后狗狗第一次睁开眼睛好像是在某个周三的上午。隔着窗户,狗狗用虚弱的眼睛看着爸爸和妈妈。

爸爸叫了一声“哦”,妈妈说“这边,这边”。眼泪快要夺眶而出的妈妈,敲着窗户和狗狗打着招呼。

狗狗微微张了张嘴,尾巴动了动,像被风吹过一样。据说狗狗确实看着爸爸和妈妈动了动尾巴。

“那时候，它可能是看到了我们，就来劲儿了。”
妈妈用了“来劲儿”这个词。

那天以后，狗狗的身体渐渐好转，意识也逐渐恢复，每次见面，尾巴也摇得越来越有劲，水肿也渐渐消去了，最后还重新站了起来，连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

“它肯定是想回家了。”

出院那天，躺在妈妈怀里的狗狗显得特别安静。

“到了家，它东瞅瞅西看看，很开心的样子。”
妈妈说她至今也忘不了狗狗刚回家时的神情。

接下来的一年，狗狗一直在家养病，据说这种病会不断恶化，无法治愈，只能想法提高它的生活质量，延缓病情恶化的速度。

狗狗一直在吃药，帮助排出身体中的毒素，同时还坚持食疗，尤其注意饮食的低磷、低钠，补充优质蛋白。天气好的时候就散散步，累了就睡觉，还定期去医院验血（据说狗狗打心眼儿里讨厌打针）。

这样又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年。

人们都说狗活一年相当于人活七年。如此说来，狗狗已经与病魔抗争了七年之久了。不知从何时开始，它的眼睛瞎了，耳朵也聋了，也不知鼻子是否还能分辨不同的味道。妈妈说这几个月它也不散步了，对外界的各种刺激仿佛也失去了兴趣。

昨天，狗狗躺下就不起来了。妈妈说，抚摸它跟它说话的时候，它偶尔会微微地睁开眼睛。

“还能挨到周末吗？”

我问。

“不清楚啊。”

妈妈叹了口气，嘟囔了一句就沉默了。

“或许不行了。”

狗狗是我捡回来的。复读的那一年，狗狗和我相依为命。在二楼阴面那间屋子里，我复习，狗狗睡觉。

小狗真的就这么能睡吗？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然而现在却让我有些怀疑。在我伏案苦读的时候，狗狗大部分时间都用在

睡觉上了。

当我累了，站起身伸个懒腰的时候，狗狗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会突然从梦中醒来跑到我身边。它抖动着身体，脖子上的铃铛丁零丁零地响着，抬头看我时那溜圆的脑门十分惹人怜爱。

然后，狗狗会在家里遛上一圈，烦了的时候就会回到闹钟旁边。不知为什么，狗狗总是喜欢挨着闹钟睡觉。后来我才知道，闹钟滴滴答答的声音能让狗狗回忆起狗妈妈的心跳，这样就能睡得更香。

春天到了，我考上了大学，也告别了狗狗。

“你啊。”

我能听到电话那头妈妈在对狗狗说话。

“还能坚持四天吗？”

狗狗会用什么样的表情来回答妈妈的问题呢……我又想起了它那溜圆的脑门和黑幽幽的眼睛。

我的脑海中想象着狗狗会抬头看着妈妈说：“我会加油的。”

“或许能挨到周末吧。”

妈妈自我安慰道。

“我知道了。”我说，“星期天就回去”。

我在日历上，在四天之后的、红色标志的星期天处写上了“BOOK”。

“再见”，说完我挂了电话。

我是在图书馆停车场旁遇到狗狗的。

刚开始复读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图书馆学习。那天，如同任何一个春日一般，图书馆依然充满着温馨而怀旧的气氛。在一群安静的老人和同龄的高考生中间，我正解答着复数平面问题。

通过对精选习题的解答，可以掌握快速而多样的解题方法。然而，这是去年的做法，今年需要更进一步才行。不是仅仅对付所谓精选的习题，还要注重难解的实用性问题，就算每天解决两三道也行。

整整一个下午，我终于解决了两道问题，准备开始第三道。此时的我可谓毫无头绪，馆内的荧光灯亮了起来。

合上《高考数学》，我的目光转向窗外。春天的黄昏，所有的声音与颜色都变得稀薄起来。四五

个小学生围着一个箱子模样的东西。

我背上包站了起来。

穿过图书馆，用劲儿地踩着台阶向下，旅游鞋与地面发出“吱吱”的摩擦声。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小学生，心中生出一种莫名的预感。

穿过自动门，我沿着墙边走边想。小学生围着的到底是什么呢？稀罕的卡片？盒子？昆虫？颜色？形状？

转过弯，在停车场前终于看到了小学生们的背影，不知什么时候只剩下三个人了。

走近一看，他们围着的是一个小小的瓦楞纸箱。稀罕的瓦楞纸箱？上面似乎写着什么字。……“鸣门系”。什么意思？再往前走，又看见了“和布”（裙带菜）两个字。难道是“鸣门系（jì）和布”？或许应该是“鸣门系（xì）和布”？

他们中的一个注意到了我，抬起头来，剩下的两个也回过头来看我。我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大哥哥样子，朝纸箱里看去。

里面是一只小狗。

一只手掌般大小的小狗。真小啊！怎么能这么小！一看就知道是刚出生不久。

我加入到他们中间，弯下腰来。仔细一看，发现小狗在微微地颤抖，是那种刚出生的小动物特有的不安而无助的颤抖。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抱了起来。小狗的身体温暖而湿润，头朝下，眼睛看着别处。小学生们都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谁愿意收养它？”

我看了看这三个小学生，感觉自己就像海盗在抢劫他人发现的宝物。

“我可不行。”

看上去似乎最聪明的那个小光头回答说。

“我也不行。”

中间的“眼镜儿”说道。剩下的那个“黄帽子”一直沉默不语，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那，我来收养吧？”

我对小光头说。我把他当成他们的“头儿”，只要满足了他的自尊心，就没什么问题了。

“没问题。”

小光头毫不犹豫地說道。

“好。”我说，“那就由我来抚养它长大。你们想跟它玩的时候，随时欢迎到赤坂二丁目藤井家来。”

小光头和中间的“眼镜儿”都笑了起来。

“是你们最先发现它的，给它取个名字留作纪念吧。”

三个人互相看了看。

“它是公的？”我问道。

“公的。”中间的“眼镜儿”很自信地回答道。（因为“眼镜儿”的这句话，一直到狗狗来月经之前，我们全家都毫不怀疑地认定是公狗。）

“那就取一个公狗的名字吧。”

我对小光头说。

“嗯……”

小光头迟疑着。

“眼镜儿”双眉紧锁，似乎觉得很难办。“黄帽子”不知在想什么，嘴巴半张着看着小狗。

我想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难。小学生最大的特长是模仿而非创造。

“……阿贡。”

“黄帽子”第一次张口说话。

“那是你家兔子的名字！”

“不行，不行，太差劲儿了！”

我觉得名字还行，不曾想如此轻易地就被他们否决了。

“还有别的吗？”

我看了看他们三个。

“和布”中间的“眼镜儿”说。这是源自纸箱上文字的一个好主意。

“公的不行。”

小光头冷静地说。小学生们安静了下来。

“……好了，我知道了。”我说，“我来定吧。”

我必须取一个让他们都能信服的名字，这些小学生厉害得很。

如果不能取一个超过“和布”的名字，我就没有资格把小狗带走，更没脸上大学了。

“它的名字叫……”

我的眼光落在箱子上，小狗蜷缩着，身上盖着一条毛巾。适合它的好记又好听的名字？小狗全身都长着短短的茶色卷毛。真小啊……

“……好。”我说，“既然是在图书馆，就叫BOOK吧。”

“BOOK？！”

小光头的声音有些奇怪。

中间的“眼镜儿”会心地笑了，“黄帽子”也露出一副高兴的神情。行了，应该过关了。

我抱起BOOK把它放进怀里，只露出一张小脸。小狗仿佛已经准备接受任何命运的安排，只是低着头看着前方。

小光头说：“那就再见了，BOOK！”说着就伸手摸了摸小狗的头。我等他们摸了一会儿才骑上车。

“欢迎随时来玩哦。赤坂二丁目的藤井家。”

“会去的。”小光头露出成人一般的神情。

“砰砰砰……”